

台湾最  言情季——

伊人

谢璃 作品

为了他年少时的执着，她许下了承诺，
让这场持续多年的漫长眷恋有了新的邂逅。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台湾最  言情季——

伊人

谢璃 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伊人 / 谢璃著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0.10
ISBN 978-7-5399-4044-1

I. ①伊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89884 号

书 名 伊 人
著 者 谢 璃
责任编辑 姚 丽
责任校对 陈芳源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 130 千
印 张 6.125
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,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044-1
定 价 1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一章 此时此刻

她找到了他，爱上了他，准备还他的情，
在重逢的一瞬间，他竟踌躇不前……

1

“安曦，看着我，想一想，秋天会让你想起什么？”

“天凉啦，食欲变好了，妈的，我奶奶从不煮烧酒鸡！”

“……还有呢？”

“橘子，橘子啦，我喜欢吃橘子。”

“还有呢？再想一想。”

“柿饼！我奶奶床头柜藏了一大落，妈的，怕我帮她干光！”

“只能想到吃的吗？再想个不一样的。”

“老怪物喽，我奶奶啊！不是说日薄西山吗？秋天就给我这种感觉啊。别误会，我指的是她的年纪啦，她的精神可比夏天还勇悍呐！”

“安曦……把你的二郎腿放下，再想最后一个相关词，把它们发挥串连成五百字短文，我不再为难你，今天说到这里结束。”

“想不出来啦！有够无聊。老师，你再逼我，以后我想到秋天就只会想到你啦，这样好不好？”

.....

不该再想起的，尤其在这时候，可那些锁进记忆匣子里的对话，鲜明地、只字不漏地，一一窜出脑海，使他突然想抽根烟。

手指在薄外套的口袋里摸出一只陈旧的打火机和一根压扁的烟，凑近略干涩的唇，点燃，深吸了一口，他眯着眼，倚靠在捷运二号出入口旁的水泥墙上。黑色电扶梯冉冉而上，陆续吞吐着缺乏表情的下班人潮，他抬头瞄了一眼电子看板，还有三分钟列车抵达。

“去吧！应该快到了，别让人家等。”身边的女人提醒他，语气柔软，模样认真。

他扯扯唇角，想释出无所谓的笑，身体却动也不动，径自抽着无味的烟。他很清楚，这一分钟的耽搁，会让满怀善意的女人开始焦虑，他无意这么做，但就是迈不开脚步，勉强回应：“别担心，我答应你的事一定做到。”

烟管剩下半截时，他在墙面擦熄，向女人做个出发的手势，三步并作两步奔下电扶梯，在转角处将烟头抛进咧着口的银色圆柱垃圾桶内，翻出口袋里的票卡，通过闸口，立刻听到了列车轰轰进站的壮烈声势。

随着电扶梯趋近月台，列车同时抵定，他站定不动，在上下车交错的面孔中搜寻辨视着。

进出车厢的人潮很快净空，列车启动驶离，刮起一道强烈的气

流，外套翻扬，左右环视一遭，没有见到等待的目标。

他略为焦急，一转身，随即对上一双熟悉的黑眼睛，三公尺外，睁睁注视着他，表情温柔，俏皮上扬的唇角噙着微笑。

“大哥，我在这。”女孩嗓音略沉，穿着白色制服上衣、黑色褶裙，及肩黑发有些紊乱，裹住单薄的面庞，若有所思的笑容保持着。

他低下头，两手插进牛仔裤前方口袋，在前方引领，女孩跟着他，沿着黄线走了一小段距离，两人停在一张长形石板椅前，他率先就座，她拽紧臀下的制服裙褶，弯腰傍着他坐下，两人自然的举措搭配和谐；头顶上方是倾斜的楼梯底部，右手边是工具机房的一道边墙，他们被覆罩在洞开的一方天地里。

她挪整好坐姿，书包平放在并拢的膝上，纤细的手里握着白色的迷你手机，向左微微倾靠着他，一缕少女淡馨悄悄漾开，在两人间传递。他没有拒绝那股恬适怡人的芳氛，呼吸始终保持平稳，将之纳进肺腑深处。

隔着两层衣料，她的手臂渐进贴住他，以轻款的力道；他缩了缩臂，露出僵硬的浅笑：“女孩，坐过去一点，别让人以为我在拐骗未成年少女。”

“担心什么？”女孩不以为然的掀起上唇，从书包拿出手掌大的小东西，逼近他鼻尖，“看！不说出来，人家以为你是我亲大哥，我们俩长得超像的，对不对？”

女孩手中的木框小圆镜里，映照出一张赶不上时光速度的文秀的男性脸容，刻意剪成的刺猬五分头，淡化不了有两道深褶的长睫大眼带来的阴柔，配上他那具瘦苗长挑的骨架子，他像个大学生多过社会人士，对一个成年男人而言，这可不是什么值得称颂的

优点。

女孩歪着脸探视镜面，“你今天怎么了？你不是什么都不在乎的吗？看！你眉头皱得——”

有点粗鲁地推开镜子，他直视前方，静默了好一阵，眉间轻锁，女孩注意到了，再度歪靠过来，眼睑快速闪动着，小心翼翼道：“你现在——很难过，有事情发生了，你想对我说什么？”

柔亮轻软的长发在她肩上滑动，耳畔的矢车菊发夹仿佛躺在黑色缎绸里，他克制了抚触那片发丝的欲望，暗自喟叹。

女孩，你既然拥有一颗纤敏觉察的心，感应了我的忧伤，为何不能忆及前尘往事？就算是一点点也好。

无法探知他的心事，她开始着急，“大哥，不要紧的，你说吧！”

他移开目光，展开世故的笑容，轻快地回应：“没什么，只是想告诉你，最近我的工作有些变动，可能要调职到上海去，以后——我们不能再这样见面了。你要大考了，该多花点时间在功课上，所以最好——”

女孩膝上的双手突然握拳，指节紧绷，视线定在空气中，两人迅速陷入了沉默。

他顿了顿，咬牙继续道：“最近耽误了你太多时间，你应该——”

“是主任吗？还是我家人？”她偏头紧盯着他，雾瞳里漾着灼光，语气异常冷静，“还是我？我让大哥烦恼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你！”他勉强接腔，掠过她的凝视，“和你无关，是我的问题。”

“那你发誓！”声量低且短促，面庞更加挨近他，他几乎可以数

出她两颊上几颗淡淡雀斑。

他愣了一下，“发誓？”掩饰地干笑两声，捏了捏她的粉腮，“发什么誓啊？你以为我在开玩笑？小孩，今天又不是愚人节，没头没脑开什么玩笑？”

“那为什么——”她僵直地站起来，两手无措地举起又垂下，薄唇轻颤，罕有的反应出乎他的预期。“我不是小孩，大哥，你说什么我都听，我可以考前三名，我不会再跷课，我愿意参加钢琴初赛，只要你别那样说——”

他伸出掌心捂住她的嘴，四目逼望，女孩的眼蒙上一层水波，倔强地在眼眶内晃动，他硬着头皮承接那双审视的目光，不消一会儿，终于投降，缩回手。“不要说了，就这样吧！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的私心让你烦恼。好好过你的日子，生活上有什么问题，一样可以写信给我……”

“不对，不是这样的，你有事没告诉我，我感觉到了。”她攥住他的手，使劲握牢，“你在怕什么？”

“赵熙，别乱猜。”他略施力挣脱她的手。

怕什么？他再次自问着。

女孩，我怕的、我追索的，此刻或许此生，都无法向你言明。横亘在我们之间的，不仅那十七年的遥遥光阴，还有我仍铭记、你却空白若素纸的种种往事。

念头辗转无法诉诸言语，他无奈地笑了，“哪有怕什么？你过敏了。走吧！我送你回家，晚上我还有事要忙。”

“不回家！”女孩坚决地宣告，“大哥，我弹琴给你听，你爱听的那首，现在就去！”

她拽起他，就要奔上电扶梯，他文风不动，施力反掣，女孩原地动弹不得，背对着他，没回头，也没放手。

“别闹了，我今天不想听。坐下，让我们好好把话说完，你几岁了？”无论口吻多温柔，那不容反驳的冷静仍然使女孩松了手，颓下肩。

“大哥，如果我现在二十七，你是不是就不会说这些话了？”

“和你几岁无关，不过你如果想让别人对你放心，就乖乖听话，做你现在该做的事。”曾几何时，他也必须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了？

女孩不置可否，仍然背对着他。他可以想象那张小脸上的绝望表情，一切都是他的错，他开启了这段关系。

没来由一阵心软，他抬起右手，指尖轻碰她的肩，“喂，生气啦？我是说——”

女孩的馨香反扑而来，凉软的唇覆上他张开的口，灵巧的舌滑溜而进，缠绕了他两秒，却在他未及反应前退出，两只胳膊随即环住他的颈项，小脸侧贴住他的肩窝，安静地缱绻着他。

刹那意外，他任她悬贴着，两臂张开，不知该置放何处，唇瓣余留着她的湿濡和温度。他垂视胸前的青春躯体，微倾的角度使她右颊的黑发往耳后退开，躲藏在腮下的一枚青花胎记随即彰显，如一枚新月，扎进他的眼帘，心脏猛烈缩紧，他赶紧调开视线，太慢了，他必须做几道吞咽动作，才能逼退喉口的酸楚。

周身的人影来来去去，没有人驻足特别留意他们，他们像城市里四处可见的年轻情侣，随性表达满溢的爱意。

“大哥，这就是我现在该做的事，不要离开我，你说过的。”

列车进站，她的耳语微弱得几乎听不见，但是他仍然让那些字

眼钻入了心，湿了眼角。

两只停驻在半空中的手终于垂放在女孩的纤腰，女孩更紧地依附他，他一时语塞，抬起头，越过女孩的肩，十步距离处，不知何时追随之而来的女人伫立在月台边，忧悒地看着他们，带着指责的神情。

心底响起了一记警钟，他双掌坚决地推离女孩，低叱：“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”

女孩僵立着，与他对视了一阵，像了解了什么，恢复了原有的平静，抚整垂散面颊的发丝，掖了掖裙角，说词依旧强硬：“我知道，你也知道，你只是不敢！”

她再一次深深注视他，用力咬着下唇，“但是大哥，我不会为难你，我知道有人为难你，我希望你开心，等你不在乎别人说的话了，我会找到你的，别忘记你对我说过的话，请你不要忘记。”

她等着他允诺，他硬生生别开脸，不肯言语。

眼眶再次泛红，她杵立不走，许久，他始终不看她，她渐渐明白再多的坚持都是徒然，他显然已下定决心。她掩住口，毅然转身离开，走了几步，发现了前方的女人，脚步立刻缓下。女孩的个头和女人差不多，坦然而无畏的敌视使女人顿觉不安，擦肩而过的那一瞬，女孩附耳对女人说了些什么，女人变了面色，待一回神，女孩已消失在来来去去的人群里。

女人错愕万分，神思不属走向他，她盘起双臂强烈质疑道：“我们认识不是一年半载的，老同学的交情了，你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吧？”

“……”他闭了闭眼，扭头不打算回答。

“不是我不相信你，你们刚才……而且，赵熙还敢说那样无礼的话，如果你们真是关系单纯，她绝不敢说出那么肯定的话。安曦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女人逼近准备走开的他。

“她是你的学生，难道你还不了解她？”他怒目而视，急促的口吻显然失去耐性，“我已经做到承诺了，学生还给你，你不必担心无法向她亲人交代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”

“安先生，你当我是什么人？我是关心你，不希望发生谁都不愿见到的事。你轻描淡写你们之间所有的往来，但你知道她刚刚说了什么？她竟然说——”

“李明慧！”一声断然喝阻，她吓得倒退。“我不想听，不必告诉我。”他坚决地转身，快步踏上冉冉而升的电扶梯。

女人疾步追上，不死心地质问：“为什么不想听？你怕什么？安曦，安曦？”

“……”

他绷着面庞一语不发，两人一前一后走出捷运站，女人脚程慢，几次赶不上他，焦灼不已，眼看他就要快速穿越绿灯仅剩六秒的斑马线，顾不得失态，她挥臂拨开挡住前路的行人，勾住他的臂肘，大喊：“安曦，你真不够意思！”

他定住不动，缓缓回过头，女人前额净是湿汗，在这种热暑蒸腾之下，以一个朋友的身份，她做得够多了；况且，如果不是她，他不会遇见赵熙。

“你到底想怎样？”退回路口，他莫可奈何地望着女人。

“我就是想知道，短短几个月，她如何说出那样的断言？”她紧紧扼住他的手腕，怕一言不和冒犯了他，令他拂袖而去。

意外地，他没有逃避她的咄咄逼人，相视良久，他纠结的眉头化开了，似笑非笑，眼波里却满含苦涩，他吞了吞干渴的喉头，低声道：“明惠，我岂止认识了她几个月，我十七年前就认识她了，这么说，你满意了吗？”

她一惊，缩回手，像听到了不可思议的怪谈，更像是被随口搪塞了一个玩笑，但眼前那张从不伪饰的脸，没有一丝敷衍的痕迹，他说的是实话。

安曦非常清楚，记忆匣子一经开启，就再也无法合上，他选择了她作为诉说的对象，不仅是从学生时代就表现聪慧的她较可能理解，主要的一点，是她参与了他部分的过去。许久不再刻意回首的过去，他一直将之深深锁在衣柜底下，一个生了斑斑红锈的饼干盒里。

“安先生，你打不打算告诉我所有的事？”

他抬头仰望着午后仍然明亮的天空，短暂笑了一秒。

告诉她，意味着得细细回首，而回首的路，却如此遥远。

“那么只要聆听，不要怀疑。”

回到那条小径，回到那一天，他永志不忘的那一天……

第二章 回首遥迢

他并不知晓，从他遇见她的那一刻开始，
这位恒常恍神、容易受惊的秀丽老师，
并非他想象中的“她”……

